

林白水傳



著君慰林

八三之書叢學文記傳

傳記文學叢書之三十八（保有版權翻印必究）

林白水傳

定價新臺幣 壹元

著者：林 慰 君

編輯者：傳記文學雜誌社

出版者：傳記文學出版社

臺北市永康街七巷十八號之三
臺北市郵政信箱一〇〇三六號
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六九一號

印刷者：燕京印書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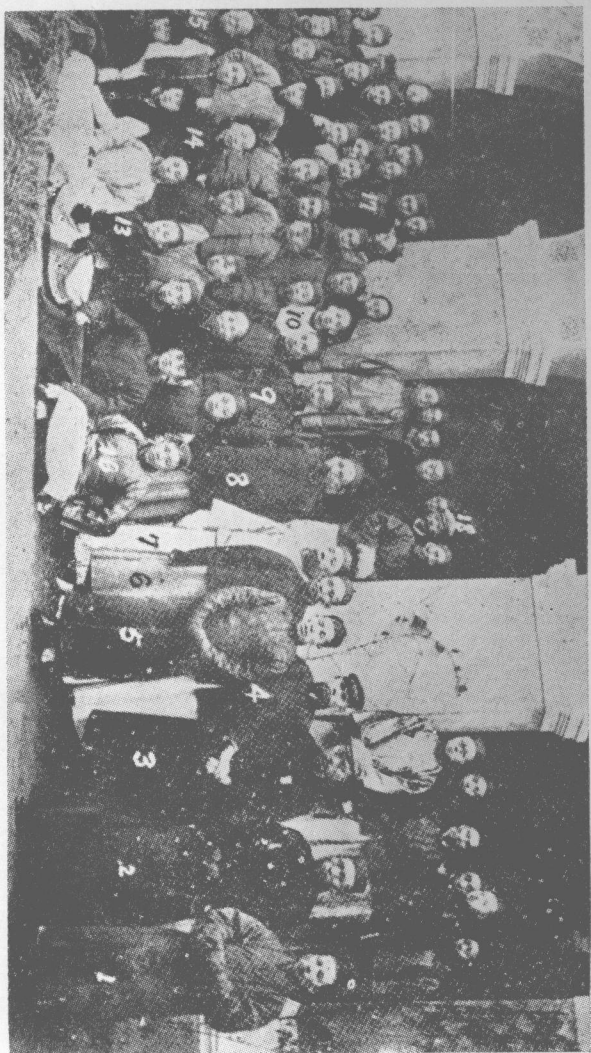
臺北市西昌街九十八號

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初版
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九四六號

五九年改訂售價
每册新臺幣 壹元



影遺生先水白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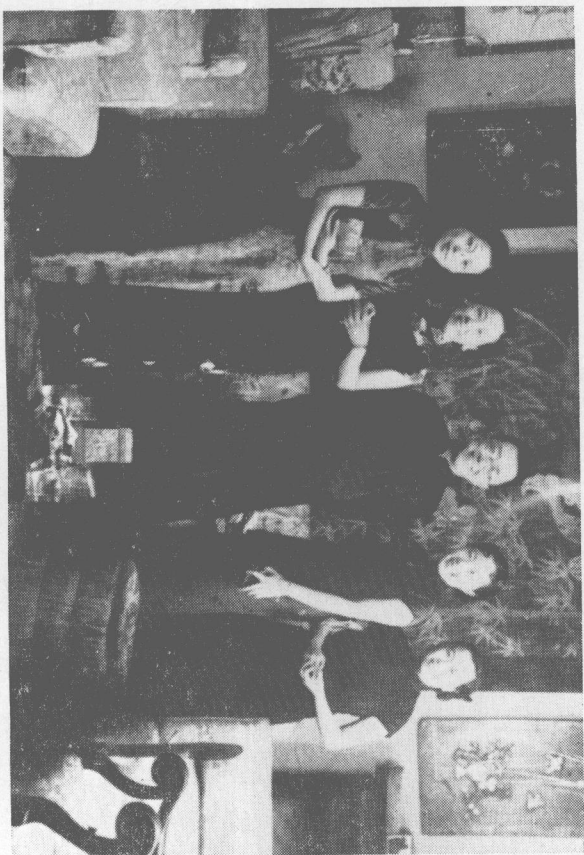


稚吳、(2)伯桐俞、(1)仰宗黃起右。分部一之影合生師日學開社學國愛海上（二〇九一）年八十二緒光

(6)培元蔡、(5)水白林、(3)輝



爲圖，會悼追行學生先兩蔣鄧邵及水白林爲輩其何長市任首平北，功成伐北年七十國民
。額輓之「驅先命革、氣正家國」有懸上，形情時祭公



合人客位三他其及所寓人行發報聞政國法平北在（中）生先之適胡興（右）者作書本
。士女芳靄王員委法立任現爲左。影

K825.4
889

林慰君著

林白水先生傳

程滄波題



梁序

梁敬錫

林慰君女士爲其父白水先生作傳，五萬餘言，敘事細緻，文筆清矯，孝思尤足風世，「傳記文學」以四期篇幅連載之（「傳記文學」第十四卷一、二、三、五期）。白水先生與林琴南、林宗孟兩先生同時，爲民初北京「福州三林」人傑之一。余年輩較次，未能周知先生故實，然春明故都，猶及款接，其最可追記者，又莫如民國十五年秋間金魚胡同海軍聯歡社之一宴。蓋此卽先生遇害之夕，亦卽予與先生人天判訣之局也！卅年回首，餘痛猶新，謹綴所憶，以補慰君長文之所未盡。

民國十五年八月五日，鄉人某假北京東城金魚胡同海軍聯歡社宴客，凡四席。夜九時，席罷，客多去，而暑熱仍熾，予與王莪孫、陳淮生、李律閣、釋戡兄弟，（皆其後白水遺囑中人物）仍在院中，品茗納涼，縱談時事。白水先生御白紗衫，外加青灰色紗長背心，持摺扇，拂長髯，從容下階，顧予等曰：君等清談，得毋謀餘興耶？莪孫答曰：公如有興，我等不敢辭。先生指手錶曰：「我今須赴報館矣」，遍顧予等

畢，遂出。

一小時頃，聯歡社侍者就莪孫低語，謂有電話，莪孫起入內，數分鐘即匆匆披長衫出，謂：「白水出事，吾須回去營救。」衆各驚愕問故，莪孫曰：「吾家來電話言：接林家電話，謂白水在報館，被軍警捕去，不知所往。吾今赴報館詳查究竟，君等如有軍警熟人，望分途探聽相告。」時山東督辦張宗昌方率直魯聯軍據北京。海軍總長杜錫珪雖居代閣（代顏惠慶兼國務總理）之名，而事權不屬。宗昌則日在其石老娘胡同私宅中，淫賭專橫，無所不至。有潘復者，字馨航，既諂事宗昌，又夤緣財部，目迎面媚，出入相隨，白水深惡之。潘嘗以重金託所稔，餉社會日報，並請向白水道地，白水曰：「吾秉筆政，爲國家正紀綱，爲社會揭罪惡。社會日報，誠需開支，然吾口吾筆，不能因此自封也。」出事前數日，社會日報有一短評，以「腎囊」兩字，諧音「馨航」，謂其卑賤猥瑣，雖遇「房事」，猶隨人俯仰以取樂。潘閱報，深啣之。故是夕之變，雖未知所由，而「腎囊作怪」之疑，已交縈於衆慮。

其時北京捕人之機關有三：一爲步軍統領偵緝隊，一爲京師警察廳，一爲憲兵司令部。予戚蒲志中（字子雅）方爲警察廳司法處長，其家距金魚胡同至近，予出金魚

胡同即過蒲宅，欲向子雅詢究竟，而子雅外出未歸，乃留語閹人，謂有急事，歸時無論早晚，必來電話。十二時子雅來電，予告以白水被捕之事，子雅茫然。即云，當立爲調查相告，半小時後，子雅再來電謂已查明係憲兵司令部所爲，但聞係據石老娘方面之命令，事頗不測，已告我孫通知李律閣漏夜營救，蓋律閣與宗昌方爲賭伴，而子雅與白水先生之友誼，固不在予等之下也。

天將曙，子雅第三次電話來，謂白水已遇害，橫尸天橋，待家屬往收拾！律閣與杜錫珪營救皆不及，予持話筒，對語悲哽不能成聲。事後方知潘復以腎囊社評，向宗昌解說，謂：「馨航如是腎囊，則督辦將成何物？」宗昌乃怒，即以通敵（國民黨）罪名，指捕白水，中間雖經李律閣、薛大可諸先生跪地乞情，允貸一死，而潘復已暗嗾憲兵司令王琦速害白水，而以「奉赦不及」報聞。綜扣時刻，知金魚胡同吾儕與白水先生言笑晏晏之時，即石老娘胡同中、潘復、王琦唧唧搆害白水先生之會。白水先生自受捕而至槍決，前後僅數小時，無一度之傳訊，無隻紙之供單，牽赴市曹，一彈畢命。當年北洋軍閥草菅人命，虐殺名流之兇殘，未有如張宗昌之甚者！

白水先生修眉疏髯，風儀甚卓，與人言，若恂恂然，而一主筆政，則誅伐凌厲，

無所顧忌，蓋其嫉惡如仇不避權貴之生性有以致之。其從父少谷先生，於光緒甲午年（一八九四）以游擊率揚威軍艦與日軍戰，死于大東溝之役。自光緒甲午而至民國丙寅（一九二六），前後卅二年，一門叔侄，皆以身殉職分，而先生所遇尤冤酷。先生幼時，文名已噪，深通古文，而首倡白話報。林宗孟尊人伯穎老先生任浙江石門縣時，嘗設東西齋以課子姪，延琴南先生主講東齋，而以先生主西齋，其見重於世如此。宗孟先生嘗以此語予，今能知此事者有幾人哉？！

先生壯歲譯著華盛頓、加里波的、納爾遜、哥侖布、大彼得、俾士麥各名人小傳，皆載商務印書館「少年叢書」中。慰君傳言，其所採之資料，多出自徐佛蘇之象贊與黃翼雲之傳略。徐贊作於民國十五年，黃傳作於民國十九年，距先生之歿，爲期尙近，所言自皆可信。予嘗另見同鄉陳與齡先生「林白水先生傳略」一文，民國廿三年撰，載「東方雜誌」（卅二卷十三期），內容雖稍涵括，但亦可補慰君大作之遺。倘持與徐、黃諸作，合刊問世，似亦可傳先生風概於萬一。因次陳作於後，以畀慰君，慰君其有意乎？

成序

成舍我

林慰君女士爲其尊人所作白水先生傳付印之前，要我寫幾句話，我雖多年來極少寫所謂「序跋」之類的文字，但慰君女士完成這一闡揚先德的新著，多少受我不斷敦促與鼓勵的影響，則在出版前夕，她一再以「寫幾句話」相託，我當然深感榮寵，義不容辭。

白水先生是四十三年前，即民國十五年八月六日，在北平軍閥統治下，爲最兇殘也最昏惡的張宗昌所殺害。人非聖賢，無論世間對白水先生，縱有任何評議，終無法否認，他是中國新聞自由鬭爭史上，以身殉報，罕有的報業烈士之一。

我從民國七年起，與白水先生同在當時的北京，從事新聞工作。我比他小廿四歲，行輩較晚，彼此思想基礎，生活環境不同，故平時極少往返，甚至等於不相識。不

料這等於不相識的人，他的慘烈成仁，却在我這四十三年來，留下永遠最深刻印象。除了他是報業先烈，應受到所有報人崇敬外，尤其在他遇害後不到廿四小時，我也被王琦以同樣方式，奉張宗昌命，抓進憲兵司令部，其未追隨白水先生於地下，真是期間不能容髮，這一史實，也就自然增加了記憶中，我和白水先生的特別關聯。

民國十五年八月六日凌晨，天剛亮，我在世界日報宿舍中，就一再被電話喚醒，都是與白水先生有關的朋友，報告他遇害消息，但六日各早報，並無是項新聞刊載，世界日報亦不例外。於是我決定將這一不幸消息，以第一條大字標題，加黑邊，刊登在下午出版的世界晚報上。我曾訪問了很多知道遇害情形，及可能知道內幕的人士，他們大致多認定：張宗昌親信潘復，想做國務總理，白水先生的社會日報，則全力痛斥潘復庸劣，在最後一篇白水先生親自撰寫的文章中，說潘復自命爲張效帥（即張宗昌字效坤）的智囊，實則只是腎囊而已，潘以此文示張，張遂令其爪牙憲兵司令王琦，深夜往捕，並命「就地正法」，旋以薛大可等跪地哭救，張始允暫留一命，但潘暗嗾王，不待張赦令到達，先予鎗殺，令到已畢命十數分鐘。這些經過，慰君女士在白水先生傳中，也有約略相同的敘述。不過當時北京各報，除簡短報告遇害外，其餘隻字

未提。世界晚報，也只能以黑邊頭條，致其同情的哀悼。在我訪問的那些人士中，京師警察廳偵緝處長侯德山（等於現在的刑警隊長）告訴我：「當白水先生解往天橋刑場時，行刑兵對白水先生說，『林先生，你是讀書人，我不讓你吃苦，一鎗就請你馬上升天吧！』」因為行刑兵對一般人犯，總歡喜渾身亂射，讓死者增加最後掙扎的苦痛，有些家屬，甚至須事前賄託行刑兵，始可享受一鎗畢命的優待。白水先生家屬，並未賄託，而行刑兵竟自動不忍使讀書人增加苦痛，在獸性發揚的軍閥統治下，還能保留如此一線善良的人性，白水先生雖為萬惡軍閥所痛恨，但仍為下級小兵所敬重，就這一點說，白水先生地下有知，也值得安慰了！在距白水先生殉報成仁不到二十四小時，當夜王琦奉張宗昌命，以同樣方式，到世界日報捕我。坐在武裝士兵夾持的大卡車中，我曾不期而然，想起侯德山告訴我的話，或許行刑兵給予白水先生的優待，也可同樣給我。張宗昌擊敗馮玉祥，進入北京，首先捕殺的，為京報社長邵飄萍先生。次為白水先生，再次為我。雖然白水先生的遇害，有潘復從中播弄，但主要原因，仍由於我們的報紙，過去均同情國民黨及國民軍，而痛罵張作霖張宗昌，他們要報復，才下此毒手。幸我以北洋軍閥所崇奉之元老孫寶琦先生，及時竭力營救，得於被捕三日

後，免死釋放。經過漫長的四十三年，我在今天，尙苟活倖存，得讀慰君女士所作白水先生傳，這真是民國十五年八月六日深夜，我坐在大卡車上所萬想不到的！

在白水先生傳中，有三點，是四十三年前許多北京新聞同業，包括我在內，所不會深知的。第一；白水先生並不如我們所想，僅是當時烏烟瘴氣，軍閥統治下，一份政治性報紙的主持者，從青年時期進入新聞界起，他就準備澈頭澈尾，做一個代表人民說話的前進報人。他辦的第一份報，是杭州白話報，出版的那年，應是民國前十一年，即光緒二十七年。他所寫的發刊詞，如譯成現代語句，他是曾一再強調報紙屬於人民大眾，報紙應大衆化，報紙應使用大衆語言，即白話，而不應咬文嚼字，專供士大夫階級閱讀，這些看法，即在今天，也仍是正確而前進的。我們算計年齡，民前十一年，他尙只二十六歲。杭州白話報被迫停刊後，他在上海，又先後或與朋友合辦，或獨力創辦了一連串報紙，如俄事警聞，警鐘日報，中國白話報，及和平日報等，這大概是民前八年至六年間的事。這一段光榮燦爛的歷史，在未讀慰君女士此傳以前，大家雖也有些傳聞，但多半總是模糊倘恍的。第二；白水先生又並不如我們所想，僅是當時烏烟瘴氣軍閥統治下一位政論家，而在慰君女士記述中，他早年實是一位勇敢愛

國，百折不撓的革命志士。他與蔡元培、章炳麟先生等，同時參加革命，他辦過好幾所鼓吹革命的學校，黃花崗烈士林覺民、方聲濤等，都曾是他所辦學校的畢業生。他自己並曾與萬福華、劉光漢，親自參與刺殺清吏王之春的工作。民國七年，我離開上海，民國日報到北京，一面進入北京大學讀書，一面受聘擔任北京益世報總編輯。時北京報紙共約五十餘種，其銷路較廣，受人重視的，除日本人所辦順天時報外，僅有北京日報、晨報、益世報、公言報等六七家。有人神秘的告訴我，北京日報主持人朱淇，公言報主持人林白水，他們均曾在滿清時期，做過激烈的革命黨，但真正知道他們過去事蹟的，似乎仍很少。朱淇我曾見過，他已是一位白髮蕭然木訥拘謹的老人。北京日報銷路，僅次於順天時報，消息最多最雜，評論不痛不癢，沒有政治色彩，且專以評戲評花（妓女）見長。而白水先生的公言報，則政治氣氛最濃，言論鋒厲，當者披靡。二人作風雖不同，但無論如何，白水先生早歲參加革命的豐功偉績，在未經慰君女士闡揚以前，是極可能會被湮沒的。第三；根據慰君女士的記述：「我們家裏用人最多時，整整有十個。廚房裏有兩個廚子，一個大廚子，一個幫廚。門房有一個看門的，兩個聽差——一個管收拾父親的客廳、書房、客房等等，一個管研墨，上街買東西，掃

院子等等。女用人經常有三個，一個管伺候母親，另外一個管打雜，洗衣服、做針線等等，還有一個專看着我。此外還有一個車夫，一個花匠和一個護院的……。」這樣一付家庭重擔，在當時北京絕大多數報紙未進入營業化時，白水先生靠着辦報來支持，當然是極其艱苦的。當時新聞界同人，有些只羨慕白水先生的生活享受，我們現在同時也讀到慰君女士另一段話：「說起來或聽起來，我們的生活，很富有似的，其實不然，父親的生活，經常是在窮困中，他的債務，永遠還不清……。」以上三點，都是四十三年前，大家對白水先生所不能清楚認識的，由於慰君女士的揭發，可以證明白水先生，在他的生命史中，一方面曾是一個卓越報人，革命青年；另一方面，他又極其濃厚地擁有中國文人的傳統氣習。白水先生的潛德幽光，得此傳而為天下後世所共曉，慰君女士的孝思，真可慰白水先生在天之靈了。

慰君女士的記述，就為先人作傳的嚴格程式說，容有可以研討之處，但敘事忠實，行文流暢，尤其在追憶父女親情時，刻劃真切，天性畢露，慰君女士原是名女作家，從這本傳記，可以看出她卓越的文學天才。

民國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間，慰君女士曾執教於我所創辦的北平新聞專科學校，